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淡然軒集卷七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沈培

謄錄監生臣沈澧

欽定四庫全書

淡然軒集卷七

明 余繼登 撰

誌銘墓表墓碑 行狀 傳述 贊 議 策問

封安人易母張氏墓誌銘

張安人者封工部主事龍川易公之配工部主事易君選之母也安人生而沉靜端重不妄笑語自垂髻如老成人女紅外無他嗜好父母心異之為擇佳婿乃歸封公易故

宦族封公又日佔畢習博士言不問家人生業家益索事
無巨細倚辦安人安人躬機杼操井臼拮据奉舅姑下逮
兩叔姪為捐嫁時衣粧以佐凶歲至併日而食無恠色人
皆難之兩贊封公襄舅若姑之喪舍歛如禮封公數上有
司數不售或不勝憤恚安人色益恭意愈和徐指君選謂
曰君屈首受書窮年兀兀卒厄若此竟君志者其在是乎
因日夜從旁督君選於學每篝燈夜作與俱勤苦君選遂
成進士拜今官迎安人于宦舍未幾天子霑大慶恩安人得

封今號君選乃治法服加穀紵然安人不恒御蔬食布
素無異疇昔見之者不知為貴人也獨性好施君選既
貴諸凡俸入咸置安人橐中以順其意賑貧卹孤常若
不及安人素彊無疾先是封公病痿安人日夕供湯藥
侍起居至目不交睫無怨色諸戚黨以請貸至者又人
人為設食飲給道里費以厭其欲竟以是委頓不支矣
時君選方有大石窩之役忽心動急治裝歸歸之日而
安人疾作君選為問醫藥禱神祠求以身代竟不起君

選哭甚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哭輒絕絕而甦甦而復
哭久之乃收淚謂曰登瀛不孝天降割于先安人已矣
無可言矣惟是潛德之光不可泯敬以累君乃口授始
末娓娓數百言不具志志其可述者安人生嘉靖壬午
年十一月十三日卒萬曆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得壽
六十有三子四登雲蚤卒娶王斗女登瀛即君選丁丑
進士娶胡忠女登高武學生娶饒陽庠生李希曾女登
仕邑庠生娶饒陽庠生劉郊女孫男六知聘饒陽庠生

郭周南女簡聘邑庠生趙天柱女能亨健通孫女二一
適揚仲舉一尚幼併知能皆登雲出簡健登瀛出亨通
登高出君選將以安人卒之明年乙酉三月念五日葬
於城之東郭祖塋之次遣使來督銘嗟夫風之下也俗
日以澆世有起家寒賤者不殖貲以耀閭閻則席勢而
報睚眦彼好行其德以亡其業者即丈夫不數數然也
而安人養舅姑順夫子且至周人之急以殞其身嗚呼
仁矣是宜銘銘曰子為王臣身沐恩綸宜其組紉維此

組紉匪曰華身以佐吾仁安人之仁靡踈靡親靡施弗均施予則均身則食貧噫嘻安人

明勅封安人方母熊氏墓誌銘

憲大夫方君手其母熊安人狀以授史登曰傷哉端之奉母命違親而仕也母健無恙也迺端備員貴竹纔一歲而母歿矣母歿而湯藥含飲弗及親也端猶稱人子哉傷哉母歿矣其苦心貞行有不可歿者願得子言以誌而銘之夫誌者識也識載閨美以闡往烈而垂來訓

史氏職也何敢辭狀稱方氏自固適蒲繇蒲復入於固
祖有登景泰癸酉鄉書官寧州守諱興者有舉戊辰進
士官都轉運使諱仕者有鄉進士諱仲者簪纓不絕為
固始著姓而熊安人家亦以科第節義相望于時安人
父諱傑邑諸生博學能文為督學使者所器重娶於甯
生安人安人生而婉孌有慧性幼即端重不好戲見諸
弟妹戲者輒正色責之諸弟妹畏而事之如事甯孺人
稍長授以內則輒記不忘父心竒之以語甯此吾才女

也當為擇婿熊之父時教授于鄉諸從游者甚衆封主
事公亦執經在弟子列日誦常數百言穎悟過人熊私
謂甯欲覓佳婿無如方氏子才者甯前問之知為主事
公曰君常欲竒貴此女何自迺與方氏子方氏母蚤寡
家又貧不可熊曰安有才如方子而常貧賤者乎因自
以其意語主事公公歸告其母范孺人范曰人各有耦
吾寡婦人家四壁立彼熊名閥非若耦也熊聞之笑曰
吾妻才子耳非妻貧子也貧亦何病范不能具六禮獨

出二釵為聘遂委禽焉年十五而歸主事公一意食貧
自操作以佐緩急旦夕執饋事范孺人甚謹篝燈勤女
紅伴主事公夜讀主事公即以是年為弟子員肆力于
學安人復從史之凡七試有司七報罷年四十始廩于
庠時公伯叔成進士薦鄉書者先後逝去公以身為門
戶累稍廢業遂蓄姬妾厚自奉養以紓其抑鬱不平之
氣安人不忍傷其意曰苟巾櫛有侍酒醴無乏夫子之
愛吾之愛也無幾微見于詞色退而獨處一室日日督

兩子于學每誨之曰若輩不能竟迺父之志是大負若外祖熊而吾無所望于方氏矣兩子跪受教競相砥礪憲大夫遂舉萬曆丙子鄉薦登丁丑進士官行人即封主事公為行人已又晉今封母得稱安人云安人即受封而意念愈自下終其身無滑柔之奉錦綺之服其天性勤儉蓋如此憲大夫之官兩京也每奉安人以從及陟貴竹戀戀于舍不能去安人以大義督過遣之比行而安人卒遂不及訣此憲大夫所為抱終天之恨者也

余子曰子嘗讀詩而有感于栢舟之婦云以彼心不可
轉儀不可選不知何以遘閔于時而其發為詩歌者不
過以古人自勗而止焉聖人以為貞靜之極也故識之
變風之首以示天下後世之為人婦者安人非栢舟之
婦而有其苦以身訓子以人事夫不專夫室之愛者四
十年不及于怨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非幼習內則
有概于中能然哉是可以風矣安人生於正德己卯二
月四日卒於萬曆己丑四月十日享年七十子男二人

靖太學生娶某氏端即憲大夫端貴州按察司僉事娶
易氏封安人孫男二人一甲靖出娶某氏一元端出邑
諸生娶某氏孫女三人長適傅壽官子某次適彭鴻臚
子國學生某次適李方伯孫國學生某俱某人出憲大
夫將以卒之明年正月某日葬于邑附郭之南阡從其
姑范孺人之墓也銘曰胡譽之芳維婦順之章胡嗣之
昌惟母德之良猗歟安人于歸于方和鳴鋸鋸無胥忤
胥戕于何不臧鬱鬱崇岡閭閭玄堂以俟而夫子百歲

之後庶幾借藏

明封太孺人劉母張氏墓誌銘

劉母張太孺人卒於家其子大理丞士行聞而拊膺大
慟曰天乎吾獨不得與母氏永訣親含襚藉幹之事乎
為位以哭伏地而不能起也方大理為御史按部郡國
每得以其便歸視兩尊人最後遂戀子舍不忍去太孺
人讓之曰吾與汝父披章服優游祿養秋毫皆上恩也
汝不以時効尺寸報主上恩德顧依依為兒女態意何

為乎且吾兩老人健又有汝兄弟五人在居者以色養
仕者以名養汝其行矣大理君跪受教乃北上獨時時
遣問起居比聞太孺人病方杜門圖請告而訃音至矣
太孺人病亟時命諸子舁之中庭視衣被復進諸子婦
各為誠詞已而名呼大理君曰兒乎令兒全忠令兒不
得全孝矣意若悔督其出者故士行聞之而重自傷也
既奔歸憑棺長號如不欲生封公曉之曰古之孝者毀
不滅性汝不計窀穸事而過自摧毀不念吾老人乎大

理君乃稍就飪粥以次庀喪事而走狀來請銘狀稱張氏為東明著姓父某娶於某而生太孺人太孺人生而簡重父母憐愛之為擇佳配既歸封公事舅姑小心婉順甚得其懽心時劉食指漸繁家漸落太孺人自計舅姑老矣豈可使有米鹽瑣屑之慮乃身自操作而前計口授食拮据應之不遺餘力比諸子知嚮學則佐封公督教之勵其勤者而扶其不率者不專以煦煦為愛時或篝燈治絲枲伴其夜讀曰自予為汝家婦見汝家好

行其德是數當有顯者汝輩勉之隆慶庚午大理君舉
于鄉喜而後可知已萬曆丁丑大理君成進士授長洲
令奉太孺人以行或以俸餘置珍錯輒却不嘗曰吾性
甘蔬食不習此味也稍欲為市糝穀輒止不許曰吾身
安布素不習此服也時大理君泣任未幾大有能聲太
孺人乃謂之曰吾老人遠來視汝治狀耳汝能其官吾
復何憂吾當去汝勿以饗殮故久溷汝也大理君不能
強遂歸吳中錦綺衣被天下諸戚姪聞太孺人歸謂當

有奇異飾玩爭來聚觀則猶去時裝耳乃昏相顧嘆服
大理君以清白自矢處膏脂而不以自潤者固義方有
素實慈訓力也壬午冬大理君以計吏入長安會三載
考最得封其父如其官太孺人受今封於是函制詞製
法服過里中為壽太孺人為一舉觴即緘之筭中不再
御親執筦鑰督課賦獲不異疇昔或有言太孺人今貴
人何為久自勞苦則應之曰若不聞文伯母之言乎且
吾樂此不知勞也大理君既拜御史南按淮揚西按晉

太孺人每誡之曰御史奉天子三尺不患無威患過威耳威過則傷人必多昔雋母聞其子多所平反即喜不即怒不食汝其有意俾吾為不疑母乎吾當為汝加七箸矣大理君唯唯承命故所至輔法而行得以稱名監察者則以太孺人為之母也太孺人信鬼神報應之說不恡施予曰焚香拜天者三暇則誦佛號以為常蓋數十年不倦也至其晚年壽愷多子孫或以為事神之應然由前而觀固不在是矣太孺人生於正德己卯某月

某日卒於萬曆癸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六
人懷恩娶陳氏繼李氏懷惠娶某氏繼李氏懷恕即大
理君娶張氏贈孺人繼趙氏封孺人賀氏懷志娶王氏
繼苗氏懷愚娶孫氏繼李氏懷慈娶王氏繼盛氏女三
適邑人唐惟精韓進國郝九臯孫男十三人某某出孫
女若人曾孫男若人大理君將以某年月日葬太孺人
於某子為志其大凡而系之以銘曰子聞之志富貴不
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嗟太孺人處貴若寄處富若臆內

則既備乃俾哲嗣一行作吏惟母儀是視比敬姜與雋母其德靡愧鬱鬱高原芳靈所閔太史有銘用彰厥懿

明陝西臨洮府通判贈承德郎戶部河南司主事

平村陳公暨配李太安人合葬墓表

大名守陳君守大名之數月或有言太安人不祿者記傳至都下主爵者已推擇他姓代君而太安人實無恙也君聞大不憚意非吉徵即欲投劾歸侍太安人主爵者旋覺其誤乃上章謝而慰留君太安人聞之亦遣人

謂君若勿歸吾當就若以觀若之治郡也太守君聞太
安人來喜則為具板輿迎之郡出理郡事入上食驩然
樂也又數月而太安人疾作竟卒于魏嗟乎彼言者訛
耳乃竟信耶豈非數哉太守既扶櫬歸將開贈戶部主
事平村公之兆合葬焉而走使謂登俾表其墓道之石
按平村公之先山西屯留人父曰倉倉父甫甫父驥世
載其德為鄉人所信嚮公生而賦質不羣始就外傳即
端重如成人不與羣兒伍里人李公明遠者有女心奇

貴之不輕以字人聞陳氏子賢乃以歸于陳即太安人也太安人為陳氏婦以婉嫗事舅姑得其懽心公讀書好深沉之思每手一編下帷潛心不問家人生業閨以內外皆倚辦太安人太安人晝總家務暮篝燈辟纒佐公夜讀以為常公為文根極理道不剽取模擬以逐時好蚤以文雄里中然上有司輒不利太安人常持義命之說寬解之公八試八不就而學無輟業者太安人從吏力也久之以明經入選除陝西鞏昌府通判太安人

隨而西公居官廉太安人即操作以助其廉公性峭直
日詢民所疾苦而耻媵媵取媚于上治鞏昌三年竟以
失上官歡調臨洮臨洮邊郡郡與諸蕃部以茶馬為市
賈人往往用利啗郡監者監者受賕則噤莫敢短長聞
公至憚其廉直懷金錢勿敢入則又啗諸猾胥與為計
公伺得其狀悉置諸法于是胥吏人人惴恐即蕃夷咸
嚙指稱神君矣然公在臨洮所為事上官者如鞏昌無
加禮以故先後佐郡七年不得調公喟然謂太安人曰

吾其歸矣能從吾隱乎太安人即日製隱居服以進力
贊公歸部民爭攀轅留之不能得公既歸杜門養重造
請干謁一切謝絕布袍蔬食與太安人甘之獨日夕督
諸子于學太守君遂以丁卯舉于鄉丁丑成進士方試
政司農署中聞公疾急以轉餉歸圖省視既歸公立譙
讓之曰柰何委質之初即以內顧分公家念也命以孥
行既行未及受篆而公卒比禫除授戶部主事滿三載
乃贈公如其官太安人封如今稱云陳君之官戶部也

太安人不往守大名又不往久乃以訛言故往往未幾而卒異哉訛言蓋若或啟之令太安人得終子舍太守君得躬舍歛乎予與陳君同出少宗伯富順李先生之門習其人行不取合義不苟容予每肅然嚴事之比其守大名予適以使事往來其境則候人不夙戒厨傳不加飾此其廣方質直何讓平村公然平村公坎軻而君顯者時有利有不利也陳君守魏魏方大侵餓草枕藉于路太安人時戒君發倉粟賑其饑者掩其胔魏人德

太安人如慈母比其卒也咸號呼如喪厥妣焉噫假使
平村公而在所為訓誨太守君者亦如斯而已蓋太安
人習見平村公所為服官者故猶能遵用遺訓以迪成
太守之治哉凡此皆其大者予故因陳君之請而表之
曰此明循良吏陳公夫婦墓若媿言細行生卒世家誌
所具載者可無論矣

明處士張君暨配葉氏合葬墓表

嘉靖丙午蜀內江張處士汝茂卒越四十四年為萬曆

已丑而配葉卒于時處士有孫應慶試春官不第投牒
銓曹得饒陽學博聞葉訃誼不得還視喪則為位哭既
而手其從兄給諫應登狀詣登請表其墓道之石按張
自楚亭徙內江數傳有文習者富而好行其德鄉人稱
之文習生旻旻生自簡自簡生洪粹洪粹三子長俊早
卒仲傑即處士汝茂其字云季位張氏業至文習而大
至洪粹而中落乃逐什一之利賈于江油之平夷遂家
平夷時處士已嶄然露頭角當就外傳而平夷故僻地

無所受學乃入粟為什邾功曹處士性伉直不能俛首
事上官上官有所苛責即自奮曰丈夫志四方安能役
役牛馬走耶遂棄去仍之賈率諸賈人鑿山取鉛引水
為溪以通鉛木至今人賴之處士又自計夷地僻陋俗
以貲相雄長不事詩書不可以訓誨子孫乃復自平夷
歸內江內江故業已為里豪所得處士欲復取之乃為
具名諸豪言所欲諸豪故難之曰能倍與我直即可得
處士曰諾即倍出直諸豪相顧愕然無以應故業復完

會弟位貧不能自給即割所復業予之處士有二子全
念念尚幼乃督全于學全既補弟子員而處士遘疾不
起執全手與訣曰爾母有丈夫志能其家爾亦能自立
吾無所恨獨爾弟幼耳處士既歿全治舉子業不問家
人生事而先所積貯又為前倍值取業故曰空虛業力
秉家務以織嗇治生自奉甚薄而歲時賓祭則務為豐
腆婚嫁喪葬僅取成禮而娣姒宗黨有急即不吝傾囊
周之待諸子若孫嚴而視諸臧獲有恩念卒復收其遺

孤撫育之蓋諸子婦孫曾數十人莫不兢兢一稟于勤
儉者皆葉之教也先是處士在平夷時建大士廟于山
間廟成夜夢大士遺以羣鯉至是孫應慶試有司葉復
夢大士廟中一鯉化龍冲霄去寤而喜曰茲其在慶孫
乎是歲應慶果舉于鄉戊子應慶當與計偕葉觴而送
之命以早沾一命以慰吾老人時葉已踰九十然健善
飯應慶既行為己丑元日子孫猶上椒酒為壽共娛樂
入夜而疾作逾五日逝矣方處士之賈平夷也折券棄

責乎夷人德之故處士没而相率千里匍匐來會喪暨
葉没而平夷人之子孫亦如之嗚呼茲非人富而仁義
附焉者能然哉世言鬼神報應之說皆空虛無事實而
大士之夢若影響不爽此何以稱然載觀處士夫婦之
士行女德則張氏所為振振多賢子孫者又在此不在
彼予因表之曰此明處士張君暨其配葉氏墓俾張之
後人有所觀感砥礪而不墜其先德云家世生卒已備
誌中茲不具

明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墓表

往嘉靖中吾邑蓋有戶部左侍郎及公云公名宦字士
顯別號二河予為童子時猶憶邑諸父老子弟嘖嘖稱
公長者若走卒之誦司馬君實也自公捐館舍且四十
年矣比予與公仲子戶部君同官于朝見公所舊遊處
其薦紳先生問知公有子咸津津然述公功德願交驩
戶部君則又竊嘆公之長者蓋不直為德于閭而已萬
歷戊子予以使事過里中會戶部君先已致其事歸與

予言因嘆公飾終之典闕焉弗備以予典紀載乃授予以狀使表其墓道之石予受狀讀之則皆童所習聞暨縉紳所稱述者種種當實不爽也狀稱及氏為交河著姓上世以來率孝弟力田含采弗耀自齊東丞善始通仕藉由齊東而下又四世始生公公生而警敏投書塾師一再目輒成誦既授廩益肆力于學不問生業名日起正德癸酉舉于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會簡諸進士茂異者為省臺公與馬授兵科給事中公即未試理人而

明習時務之要諸所條上引當否指切利弊都御史竄
果討賊無功懼嚴譴乃掠細民為賊欲因以為功公劾
罷之敵入邊邊將某亡失過多公疏其狀因言禦敵之
道要在選將練兵罷債帥杜倖進之路媿媿數百言為
時論所躪嘉靖改元言者請遣廷臣覈諸邊鎮錢糧侵
盜者已得請尋詔止宣大二鎮使者勿遣眾論譁然謂
二鎮侵冒視諸郡獨多不宜廢詔長奸以累平明之治
宜簡諸臣有才望者急性按之乃共推擇公偕侍御俞

君集往公先後疏劾朔州總兵張輓報中引鹽虧納數多故令人潛燬永寧場一百一十餘萬委小民脂膏為煨燼大同鎮守太監馬錫監倉劉景前總兵朱振侵費不貲都御史楊志學曲法徇人耗損邊計于是下輓等御史逮問籍振等沒產償贓請託不行聲震中外然竟用是不得久在禁闈以兵科左給事中出為寧國府知府寧國俗故浮詭公用愛利為行而一稟於至誠民不忍欺先是巡撫應天副都御史吳廷舉言高淳故困養馬今又代養蒙城馬三百有

奇宣城五縣無高淳養馬之苦而歲侵高淳蕩田之利宜均役以甦民困既得俞旨而五縣豪何隆輩鳩衆大譟至二萬餘人公以身當之為開陳禍福且急白都御史御史移檄省諭衆乃解散時微公則衆怒巨測流禍未已卒定養馬議正隆等誅治諸臣首事之罰而公亦調守懷慶然寧國人德公至比屋尸祝之公至懷慶以外艱歸起補鳳陽公治兩郡如治寧國狀壬辰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海寇劫掠並海諸郡縣官軍禦之多失利惟公檄指揮楊淮并

勅諸賊曹所擒斬八十餘人會有為俘寇居間者公執不可其人大恨恚嗾御史謝君蘭列諸路玩寇狀連公詔公解職聽覈久之覈者言公實有斬獲功御史所指無事實起公陝西副使尋為其省叅政以內艱歸服闋補湖廣叅政歷山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公勤于舉職而拙于取名厚于恤民而薄于養交入仕三十餘年兩遭口語循資累級不越恒調歲乙巳始入為光祿卿未幾以副都御史提督操江長江盜區徃徃傷敗行旅公

諸所擘畫皆飭備銷萌要計又廣募射師分教材官健
兒而時以身督肄之江淮戍卒多善射自公始丁未晉
戶部右侍郎尋轉左會邊地用兵諸歲餉若軍興諸費
一切取資內帑又禱祝土木歲費不貲大司農金錢不
能給公佐其長綜覈均節盈縮有度諸屬咸倚以受事
公在戶部久天子器重公將大用之而公以疾乞歸疏
再上始允其請比歸四日而卒訃聞詔予葬祭如例公
雖公廉不可干以私然性醇厚篤于故舊身為列卿猶

步行里中與鄉里卑賤者鈞禮居處節儉祿入以分給
族黨歿之日家無餘財嗚呼此公所由以永終譽而歿
世不忘也俗之敝也士有起奧溲躋通顯者率凌轢其
鄉人甚或魚肉之卑人以自尊瘠人以自肥卒之骨未
寒而讎者起子孫不得聚廬而處者比比矣聞公之風
寧無媿乎予故表之以告鄉人期與後進之士繼公而
興者有所則倣而砥礪焉公家世生卒已具少宗伯孫
公誌中若長男萬言官大興主簿仲萬祺南京戶部主

事季萬祥有聲諸生中將繼公起諸孫十人謙訥朴皆
邑諸生讓慎恪檢楨櫓樞曾孫六人受益昌運傳芳景
運承芳翊運玄孫遠森森未艾則誌所未載者故特列
之以見天之報施善人如此

馮仰芹墓表

予初與今少宗伯馮公用韞讀中秘書聞其尊人仰芹
公負高世才睥睨宇內時公以副憲侍養蔣太安人家
居也竊妄意是必負氣難近比公再起入都門侍公于

其子舍則一見如舊識久而杯酒相洽出肺腑相示遂定為忘分之交自是公去為臬為藩不常遇然遇未嘗不飲飲未嘗不歡最後公以河南叅伯入賀萬壽至則已決去志矣因侍酒從容言世方需才豈可令公有留才公笑曰盈而溢天之道吾懼其盈也未幾以病自免歸于時宗伯方以宮詹翰長侍上於講幃䟽請歸視上子假五月宗伯歸日為具侍公與賓客諸故人飲意甚適不欲出再䟽乞侍養上不許又見公健善飲無恙乃

北上獨時時使人伺公安否越歲聞公戒飲則怍怍心動又數月聞病卧遽以急請上允之瀕行復為公請封上復允之蓋異數也宗伯乘傳晝夜馳五日抵家而恩命亦以是日至宗伯視公于榻前道上恩德父子相對感泣公時疾已篤然猶笑語如平時又三日逝矣是萬歷丙申歲八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八耳公天才縱橫無所不可文不煩思而數千百言援筆立就未習為吏而初令固安當畿輔大邑理繁劇劇迎办而解目無

留牘庭無滯訟者不得盡其辭猾吏不敢緣以為奸
治邑有暇樂延見士大夫問民所疾苦或晉諸儒生論
析疑義第以私請則無所假借久之亦無敢干以私者
輕裘緩帶溫然儒生而胷中甲兵有韜鈴之士所不敢
望者固安素苦盜捕盜又苦無兵公曰是不難為盜何
難為兵乃籍良家子懸賞格令捕盜以故盜發輒得所
稍不得或失之旁邑終公在邑桴鼓不鳴其為大同僉
憲也值敵新歛以公主市所為操縱張弛動中機宜歲

時犒賞不如式則責主者如額則止額以外即敵百索
百不應敵首有以裘馬來角射者公連發連中盡入其
裘馬敵駭愧又徐出其所負者以計還之敵又大喜過
望以是公在事數年為少叅為副憲敵終虜伏不敢動
滹沱易水之間畿南重鎮久無警士卒銷以供役使屯
輸糜以稱過使客公備兵其地省費節冗簡兵清餉士
始有尺籍伍符兵視諸軍獨壯而鎮為益雄生平不離
杯酌于天下事若不經意者而排難應卒決疑定傾當

機立斷方在大同奸吏有緣法馬新舊間減軍餉以自
私者一軍盡謹甲而謀於司餉者之門公聞故呵殿入
顧曰此罪在吏吾為若治之足矣即抵吏於法出新法
馬以給軍軍乃安其在秦州盜嘯聚山谷間以數百計
公曰是不制將不可制先馳檄諭之而遣兵隨其後盜
大駭為解散去歲辛卯彗星見訛者言主在易州有王
氣上且舉兵加誅馬爭相恐動一日譁曰兵至矣皆出
走不可禁司空郎項公懼就公問計公不應第呼酒與

飲吏民見公無他轉相告語走者始歸東鹿人有以妖
言聚衆者衆且千人吏索賄不得給令曰此相聚謀反
耳令恐請兵往討之公曰何至是為檄逮其渠首而散
遣其徒各歸農竟不煩兵奸民有䟽言易州礦金之利
者章下兩臺兩臺檄公議公曰生財有道未有取給地
下者且採而不得則為費大採之而得則為害大况鑿
山坑谷不能無傷地脉陵寢在近誰敢任之事遂已公
自為令以至大吏所至務舉其職獨居家則不問生業

好行其德出於天性為諸生試于臨淄雪夜歸有侯生者迷失道墮谷中呼衆求援衆若弗聞也者公獨援之出乘以已騎而徒步掖之生得毋死長安周媪醉遺所鬻珠於公舍旦日召而還之歲饑斥所藏粟以周貧者曰吾不能使路無饑人能不使廩有餘粟也嚴馭僕隸不令橫里中而嘗寬其所不及所繫玉繒環頗愛重為吏所觸碎所蓄善馬日行可數百里為卒斃悉置不問其襟量又若此蓋公坦中曠度如谿如谷探之無迹出

之無盡取則若逢過則若化仕宦七年至憲大夫不為
速以非罪被糾彈不為恚定變故于頃刻談笑間不為
功勇退于急流之時不為慕戀能圓能方能勞能逸不
以一善自執而人亦無能執一以名公者孔子曰鳥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
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公其猶龍乎夫世之人徃徃強
其才所不逮以求滿其心所欲至及其不競而後悔其
弗勝也晚矣惟豪傑之士嘗操其有餘于身而遺其所

未足者於後公父芹泉公官行人而歿百不一試而餘所未足者于公公固有所用之矣然亦十不一試而餘其所未足者于宗伯公宗伯公以異才蜚聲詞林以正學結知明主其用公所未足以禔福生民當未可量矣公諱子履字禮甫閩閩始末已詳載狀志不具論謹述其槩表之貞石曰此明慶歷間才大夫仰芹馮公之墓以俟後之欲知公者攷焉

勅封太孺人崔母劉氏墓表

侍御崔君豪爽不羣官西臺侃侃自許彈劾無所避其
母劉孺人心念之侍御因自計居官而溺其職與舉其
職而憂父母無一可者乃以病自免歸歸三年孺人促
之出侍御不得已為強起既起而孺人病病漸危復令
其伯子趨侍御歸時侍御已有中州之命聞之心動即
陛辭欲南馳會有事當建言者為留三日比歸而太孺
人已先卒遂不及訣矣侍御撫棺大慟絕而甦曰吾竟
以一官累抱終天之恨也悲哉侍御兄弟既歲葬事乃

以狀來乞表其墓按狀孺人本馬姓先世從其外氏姓
因稱劉然劉與馬皆長垣右族也孺人始習女紅即愛
惜筐篋遺絲棄縷無弗掇而藏之者生而端重然智識
過人家人事有不可了者立能決之父喜撫之曰令汝
而男也吾無憂矣年十八適崔封君封君大父母父母
俱在堂其丘嫂李氏又蚤逝孺人以次婦秉家政執婦
道恭謹無違禮祖姑若姑呼之未嘗不在側也孺人侍
姑側即幼叔幼娣勿敢以狎侮見也旦暮滌滌必具具

必潔也篝燈侍封君夜讀無少倦也封君既入邑庠為諸生有友問業者未嘗不為具以俟也崔之食指繁俯而畜之各如其意所欲得無後言也歲饑至自操作以給食用或脫簪珥繼之人弗知也封君每不能忍不平之事輒從旁解之勿令宿怒也侍舅姑疾廢寢與食湯藥非親嘗不進也比相繼卒緣毀成疾力疾襄事以至感掉眩之症終其身弗瘳也姑所遺子女暨嫂氏所遺女撫育婚嫁不啻已出也眎伯子次子當賈俾就賈侍

御當學俾就學賈者不課其入學者則時督課之不少
縱也侍御以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孺人曰是能竟
乃父之志已喜而後可知也侍御司理平陽奉孺人如
平陽每語以矜得情戒任情即雋母之訓不加嚴也司
理隨部使者按部十九在外孺人自執管鑰不使外言
入內言出也侍御入為今官再按郡國復戒以問民疾
苦而利養之察吏臧否而激揚之毋徒自為威重為眾
所賊視也孺人仁親戚有急不恡施予且時佐封君出

贏餘以貸里人不責其息也自少勤力即貴猶日經理諸米鹽瑣屑之務或勸之當逸者曰我自樂此不為勞也性簡淡無論冠帔華服不以自御即高髻長衣為時俗粧者不敢見也時以善惡決人成敗信天道於人報應不爽故每誦天長人長之語訓誡子孫即毫髮錙銖毋令負人若曰逆人逆天恐其為自作之孽也大都孺人為婦則身兼子婦之事故能與封君以逸其為母以心兼愛勞之念故能貽侍御以名封君大父嘗嘆曰有

婦若此吾家其興乎由今以觀孺人真有大造於崔者也狀所載凡數千百言茲獨表其槩如此曰是崔賢母劉孺人之墓以為後之女士法焉侍御名景榮其他家世生卒誌已悉可勿載矣

明勅封承德郎吏部驗封主事近山成公墓碑

魏有積德累善君子曰封吏部主事近山公者姓成氏名宦字縉甫近山其別號云近山隱于市而稱吏部公者從其子憲副君貴也憲副君既以萬曆乙酉葬公再

越歲始請言銘公墓道之石予與憲副同舉于鄉頗知公者曷敢辭按成氏之先山西澤州人祖朴始遷長垣其後子姓訛而為程公命憲副君請于朝乃復為成朴二子長者曰磊磊八子最少者曰岱是為公父凝所公凝所有大志嗜酒不問生事人有負者相習為具飲凝所凝所飲輒醉醉即曼聲長歌不問所負以為常以是業益落乃督三子于學三子者公及伯官季宰也公始學書不成去學賈賈于齊魯陳杞宋趙之間賈輒售家

人俯仰暨季學皆倚辦于公公一無所恡又比歲水漂
沒生業資斧遂空然公儻不侵為然諾四方賈者皆
信嚮公須公畫便計爭利于市者得公一言立解游道
日廣貲用漸饒公既漸饒于貲又再膺封命乃益厭薄
什一之利買田為富人力耕其中度有餘則益為德于
閭察親識諸黨貧者以次衣食之歿則為給槥積又好
建橋梁葺神祠于是淶河有橋姑婦有廟宅治塗修像
無虛日顧躬自儉約歲時伏臘賓宴之外無一切華衣

媮食之奉泊如也憲副君言嘉靖乙卯秋公收責濟寧
適季薦賢書報到即取所收券焚之比憲副君舉于甲
子又悉焚家所藏券兩地之人至今誦義夫受大者不
取小天之道也世顧多藉子弟之勢以腴己而瘠人若
公之折券棄責庶幾知道者矣憲副君又言公事親孝
待昆弟友奉凝所公及母文繼陳得一佳味必躬至膝
前跪而進之藜藿自甘而滑柔未始不備也每遭大喪
身自經營不以累伯季而棺斂含禭無弗如禮就養都

門未越月聞陳疾冒暑兼程而歸歸而陳已病困謂公
曩母錢安在蓋陳曾脫簪珥令公出息人多不時與息
公即代償其息曰息具在請以周陳宗陳笑而領之從
父佐醉忤尉尉怒將笞之公時垂髻即詣尉言伯老不
任笞請代受笞尉壯其言為釋去後佐與凝所閱于墻
衆莫能解公往泣涕解之佐感悟遂為兄弟如初諸生
李某任誕數窘季公往爭之強季卒不能有加于季而
罷伯寢疾公時病痿猶強起問疾及經理其喪不少勸

嗟夫公之敦倫睦族蓋天性然哉何少而能然老而彌篤如此也憲副君又言王生某者挾禁方惑人云能使藥物為黃金公獨不為動久之術不售客死憲副君令南陽南陽豪揚某數為奸利扞文罔憚令嚴陰行千金為公壽公大怒將捕豪豪懼而逃去終令時不敢歸南陽賈客某以金若干寄公買他所期來則償之比至封識宛然客嘆服而去憲副君兩為令入為天官郎出為藩臬公每戒之曰爾為清白吏我有餘榮不怨爾貧也

憲副守其庭訓居官所至兢兢羔羊素絲之節語曰明
明求財利惟恐不足者庶人之事也乃公見利若驚眎
不義若浼即懷獨行之搯者猶或難之矧服賈者哉邑
博士高公行誼賓之鄉社固謝不徃守相長吏鳴騶而
至者咸願交歡公公逡巡退讓語不及私獨聞有隸罪
籍者或為脫之而人不能知馮丞者侮諸生諸生言其
不法于使者使者欲斥去丞公言去丞如諸生何使者
悟而止蓋公性仁厚即臧獲小失不譙讓人或加以橫

逆如弗聞也者而過之獨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里中無
賴至不敢見公或因而改行比公卒至有為位以哭者
嗚呼豈古所稱王彥方之流歟憲副君當備兵北平過
里中謀請告侍公公曰疆場事重吾且以是觀爾之能
趣之北上明年公忽夢邑大夫召之飲又田間傭某亦
夢有謁公者車騎甚都比晚瘍發于足竟不起易篋之
際正襟危坐諸子環泣請命曰人生夢境耳吾已得其
佳者夫何言時萬曆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也距生正德

丁丑七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八配朱贈安人繼王封
安人俱有婦德朱安人先公四十年卒卒于嘉靖乙巳
得年二十有八子三人長即憲副君遜朱出娶趙守才
女封安人卒繼娶武尚嚴女封安人次邁廩生娶靈壽
教諭侯華女次道已卯舉人娶省祭官陳守時女俱王
出女二適李榕陳光範孫男六遜出者其德邑庠生娶
生員陳應瑞女其行邑庠生娶稷山尹殷煉女其節聘
舉人李樾女其業聘戶部主事夏潛女邁出者其學聘

河南學憲李化龍女道出者其功孫女三一許聘沂水
尹宋珂子某遜出一適生員蘇民慕子延祚邁出一許
聘稷山尹殷煉子某道出曾孫男一士彥聘生員李和
行女曾孫女一許聘生員蘇延祜子俱其德出予聞古
今善計然之術者推陶朱公彼其能聚能散變化不居
故足述也公身自治生或伏或起而能不責于人分散
于貧交族黨此何讓朱公乃朱公衰老聽子孫修業徒
能累息鉅萬耳憲副方為國家樹鴻鉅之業而其它子

若孫或待詔公車或占籍博士濟濟有聲于藝死寢以嚮用後祿未艾此亦聽息于子孫而所就業弘遠矣銘曰賈操利權其事戔戔公賈而庶庶賈五之積居任時業日以滋公富不溢處厚居實為閭里率若芒若屯內行則醇彌老彌惇好行其德而無德色望廬者式自公發祥子孫其昌莫之與京龍章有耀身食其報仁義斯效魏博之間有丘巋然曰成公阡

明封文林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北岡劉公

墓碑

新城劉給諫在諫垣伉直不阿遇上有批政下有私黨
不難糾舉而釐正之聲稱藉甚予以為吾燕趙士天性
固然也此得約齋傅公所為封君劉公狀讀之則知劉
君之為名諫議者蓋庭訓之力焉狀稱公諱宗伋字子
中別號北岡其王大父英生大賢大賢生鉞娶於王而
舉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劉世以力田貧雄里中然未有
業儒者比公生岐嶷不羣始令就外傅能為文即多奇

氣傾其疇伍以數竒屢試有司不售忽憤曰雕蟲小技
壯夫不為遂棄去學武武通孫吳兵法騎射絕人嘗試
武闡步騎九天皆破的以所對策有忤時語竟不錄公
益憤曰以語言文字棄壯士世事可知已復棄去聞房
山有異人治黃老家言遂往從之問脩心煉性之旨每
跏趺上方山雲居諸寺雖家務不廢功亦不輟時給諫
君已有聲黌校間公喜盡發所藏書畀之復令從海內
諸名家游考德問業以益其所不逮隆慶改元給諫君

以莊皇帝登極恩貢闕下丙子領順天鄉薦丙戌成進士公益喜曰吾不做知吾子必做也給諫除安陽令欲奉公往公固不往久乃跨蹇入鄴從田父野老問令治行何若既得其循良狀始至宦舍慰之曰汝以此治安陽是不負君父不負所學矣安陽歲汰舊多寬於勢要而倍於小民給諫君審其弊悉更止之公聞益大喜曰為民父母欲其鋤豪強而利民非欲其畏豪強而病民也汝能如是吾復何憂吾當去汝勿久溷乃翁為也遂

歸安陽令滿三載封公如其官歲壬辰令以高第入為給諫給諫憫時事之多艱也憤言責之不得其職也數抗章言事纔數月以田孺人憂歸再起入吏垣署科事愈益發憤諸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極言不讓或者曰直木先伐子不虞憂子大人乎給諫曰此家大人意也吾不言溺吾職矣何以見家大人會給事某者意有所阿奉疏指正人為邪給諫忿曰邪正之淆治亂之關也遂極詆其背公徇私狀以此忤執政已而大發執政

諸不法人咸危之賴主上聖明僅鐫秩調外任便過省
公公迎謂曰汝不愧諫職真吾子也何官不可為勿以
乃翁為念人以此益服公嗟夫忠臣烈士何時無之其
以父非劉公徃徃牽於內顧之私不得行其志者多矣
若公真能為父者故曰劉君之為名諫議皆庭訓力也
公偉貌修髯童顏鶴髮飲於鄉據賓席望之儼然若仙
性剛直每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見強有力者務以氣陵
之出其上至良弱則善遇之或捐貲以周其困乏或和

藥以救其疾苦晚年敬神崇祀玄帝暨關真君若謂人
有愧於心即有愧於神明其志操如此公生卒世系狀
已詳不再具謹撫其生平之槩書諸麗牲之石而系之
以銘曰新昌城督亢里吁嗟劉公生於此慷慨慕義古
杰士有志不就老以死公之不死在公子

壽官槐菴霍公行狀

同年友霍君雲程出守衛源纔兩月其大父槐菴公卒
于家公長子贈南京比部郎美資先公九年卒太守君

為嫡長孫承父之重聞訃徒跣歸將以其年四月二十
六日歲葬事乃手叙公生平乞銘于立言君子使史某
為之狀按霍在春秋為姬姓之國其後以國為氏西漢
時兩司馬最顯後世子孫散處三晉靡得而詳已在井
陘者自鰲始鰲生友剛友剛生英英生尚德尚德生朝
用以輸粟拜爵朝用三子初娶于部生岳繼娶于楊生
岱及崑岱字邦鎮即槐菴公也公甫二歲父朝用卒母
楊弱齡而寡孱然撫前孤携兩孺子日呱呱泣含冰茹

茶朝晝夜紡力持門戶公稍長使就外傳又為娶于張
生比部公而公業猶未就乃嘆曰人生榮進有命安能
俛首受書以薪水勞吾親乎去貸子錢為賈賈清源間
積居與時逐賈輒售息三倍家用益饒上奉揚孺人下
資比部公于學比部公為諸生有聲稱試輒高等時太
守君雖嬰孺已嶄然露頭角公大喜謂張孺人曰顯親
揚名不于吾身其于吾子孫乎益斥其餘為德于閭族
人寶者以非罪係有司貧不能自理公為出貲營解之

竟得末減又族人某者竊公財逸去公若為弗知也者不問也里人蔡強孫定輩或貸公粟或負公租公度不能償皆召至對衆折券焚之曰諸公強食吾不爾責也里有貧不能葬及無子孫可任葬者公為立義塚給槨積葬之由公而葬者高萬岳宗仁輩凡若干人公出游見有被髮而過其前者熟視曰若非郝氏子耶是奚為者追尾之比出郭已雉經林木中矣急為解脫慰而遣之邑城西當晉孔道每秋水至行李為梗公曰此不隄

防後其沼乎立出粟百餘石錢五萬募工為長隄百數十丈行者使之公好行其德類如此萬厯改元以恩詔拜高年爵一級邑大夫採士論賓公鄉社公不數數往曰惟課諸孫學或弄其曾孫以自娛樂晚好奕客有過從者即對奕窮日夜力嘗曰奕之為用大矣動靜無定形強弱無定勢得失無定局善奕者以奇勝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者難與言奕嗚呼公豈獨精奕哉通于理矣公性儉約惟事母揚孺人時時擊鮮刺肥上

食餘非奉賓客不具鷄酒蔬食自安澹如也每太守君
宦游即多予金錢曰以助爾廉太守君兢兢奉意指所
在以清白稱太守君由南中報政闕下南中諸名公聞
公行誼多聲之詩歌因太守君為公壽者太守君歸壽
公見公老意留侍食飲適會有衛源之命公曰孺子仕
益進報稱益難乃公即老尚健善飯柰何以老人故緩
王事哉急行毋留太守君跪請所由治衛者公曰若不
憶孔子適衛所以語冉子者乎執此以往即所為報國

也太守君遂行公庭中故有古槐大五圍枝葉扶疎公
愛之時偃息其下因自號槐菴一日至其下顧而太息
曰樹猶如此吾其老矣時公無恙衆不謂異也未幾而
疾作且疾且愈愈而復疾子孫為致醫藥却不嘗疾革
之日語不及私惟丁寧子孫無廢耕讀無忘忠孝及戒
慎無厚葬而已是萬曆庚寅正月二十八日距生正德
壬申四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九娶張氏治家勤儉嚴
而有禮于隆慶乙巳卒繼娶梁氏子男四人長即美資

康生以子鵬貴贈南京刑部署郎中事主事娶李氏封孺人美中壽官娶許氏美才武生娶郝氏美珠娶郝氏繼王氏孫男七人女五人美資出者鵬即太守君萬歷丁丑進士任河南衛輝知府娶李氏贈孺人繼康氏封孺人鵬武生娶梁氏繼盧氏女一適徽州府同知于翰男縣學生克念美中出者鶴鶚俱諸生鶴娶吳氏鶚娶李氏繼畢氏女三適于第盧志吳邦祥美才出者鷺娶高氏女一適許遇美珠出者鵠娶盧氏鵬未娶孫男二

人鵬生者仲熊鷺生者伯龍曾孫女七人一適李教明
一適高維岳一適武之柱餘尚幼太史公有言天道報
施善人夫報施之理至微渺矣然徃徃有之楊孺人秉
節植孤茆茆耳施不及梱外槐菴公即躬行仁義至死
不倦然積著有限德不越于闌闌乃天報之以多子孫
且貴顯矧大人資適逢世利澤加于海內者哉由此言
之太守君方再世而昌霍氏之澤未艾矣

明通議大夫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鳳山

王公行狀

大中丞王公卒其嗣子繼先將乞銘於立言君子而俾
予為之狀予與公同舉于鄉頗知公者安敢以不文辭
公諱致祥字德徵別號鳳山其先山西忻州人祖斌戍
上谷因占籍于龍門衛數傳至鎮以拳勇聞從昌平侯
行邊陷陣先登用斬首捕虜功累官指揮僉事階明威
將軍再傳而生永永三子其仲曰司勳公懋懋生磁州
同知金即公父也以公貴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娶

於張封太孺人舉四子公其季也感異夢而生故命名
曰祥公生而奇異幼而聰穎再周歲能誦書七歲能屬
文十二歲補弟子員廿而舉于鄉是嘉靖甲子歲也辛
未登進士第壬申授鳳陽府推官每讞獄必列兩造於
庭推求其情不獨以笞捶定之爰書成手中吏抱案受
事無不凜凜讐服者全椒人羅鑑家井有四尸莫詳所
由死凡易五主垂四十年以羅織抵法者甚衆公一訊
立雪其寃江北稱神在郡五年其所平反大都若此矣

萬曆丁丑徵為兵科給事中時諳達款塞邊臣無繇徵捕獲功而競以修築為功上急就以博名下虛應而脫罪旋修旋報旋報旋圮甚有未報而圮圮而復報者甲兵化為畚鍤士卒疲于力役公䟽言其狀請戒邊臣毋塞責毋貪功毋廢肄習毋減糧餉媿媿數百言上嘉納之戊寅陞工科右給事中己卯奉勅閱視薊遼等處邊務于一切邊吏之能否邊備之修廢無弗精覈諸所糾舉咸當輿情詳在公奏䟽中庚辰陞本科左給事中冊

封宣寧藩府以便過里中為兩尊人壽依依不忍離子
舍會陞兵科都給事中兩尊人督之曰此豈爾家居時
耶公不得已乃就官公既周歷邊關習知情偽居職知
無不言言皆中窺壬午以外艱歸甲申服闋復補兵科
蓋以公練習邊事也公再入兵垣首䟽諫止內操極陳
可憂四事大畧言寢居嚴密不當使刑餘小人日操干
戈習為戰鬥萬一悍夫失馭震驚乘輿如高廟太后何
又非所以端好尚也奏雖寢然未幾內操旋罷公與有

力馬會張都御史請罷互市以省大費公䟽言中國既許之和必許之市既許之市必予之價此羈縻之術非如市道交易相與區區較錙銖也今通市十五年矣一旦無故而罷不顧今日之利而預憂後日之害以後日未萌之害而棄今日已效之利于計非便上是之他如議增西河之餉議析土司之爭議內殿叙功之濫議思順撫勅之宜詞多不具載丙戌陞太僕寺少卿戊子春陞本寺卿禁奸別弊固政肅清是年秋陞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整飭荊州邊備巡撫順天公念荊昌畿輔重鎮
內衛京師外控強敵悉心經營事事為備長昂伯暈大
等入犯石門即發兵邀擊創其渠帥史夷孛出賴等慕
田峪戕殺官軍即發兵奮擊多所斬獲以故北山伏寇
日窺伺而不敢縱暇則量工計費繕完缺廢計在鎮凡
修築新舊邊牆一萬四千六百餘丈墩臺四十餘座積
省工價諸費六千五百餘兩辛卯報政以母老身病陳
情乞休當事者重公勞積久不報會有言者公求去益

力乃加右副都御史致仕公既去而總府都御史蹇公
閱視右通政穆公先後疏公經文緯武省費籌邊有撫
綏保障之績詔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時西事甫寧
東師復出識者方欲委公以鎖鑰之寄公乃于癸巳正
月而病病數月逝矣予聞諸易醫官云公在鎮時得奇
疾每早坐堂皇上擘畫諸務比已退食兀坐一小齋見
四壁皆奇神異鬼跳伏萬狀公默念此靜室安得此是
吾疾也及午漏下呼茶茶已輒愈申刻復坐堂皇上擘

畫諸務至暮歸卧丙夜即寒顫顫已輒汗汗已復愈蓋
十二時中已亥病餘則動履如平常病一年而人不覺
其病亦無能名其病者予問易云此何病易云病在肝
心二經此神魂不交故也蓋公生平小心周慎極思審
慮故及於此予嘗貽書戒公去機心省煩念以養天和
而蕃後嗣公不以為忤且有知己之感比公勇退予意
可以息心長年矣竟不三載而卒則猶以前疾也惜哉
公生於嘉靖甲辰十二月廿二日寅時卒於萬曆癸巳

五月六日巳時得年五十先配劉氏禮官志誠女贈孺人繼馬氏大同府通判宗孝女封孺人公無子以仲兄遂平令之子繼先為嗣娶張氏監察御史濂之孫宜興縣丞廷松女也女一未聘公既卒繼先疏聞于朝天子念其有封疆勞詔予祭葬如例繼先將以甲午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宣城北柳河川祖塋之次而具公行實予為之狀其畧如此繼先又言公事親孝事無巨細無不稟命飲食衣物時請所與務得其懽心與伯仲共爨終

身怡怡人無間言御家嚴訓諸猶子以禮儉於自奉而樂於周施此皆善事而乃嗇其年又嗇其後何也當公疾革時囑太孺人兩兄以繼嗣事猶能勉舉三爵俄呼左右促裝若將赴召者遂瞑嗚呼異哉併狀

沈庫部傳

庫部沈公諱某字邦重別號鸞山學者稱為鸞山先生其先浙之德清人後隸武功籍為都人公生有慧性聰穎絕人八歲能屬文文多奇思十三廩於庠名動京師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七
一時學士先生號有人倫鑒者靡不以國士目之矣嘉
靖丁酉舉鄉試第六人甲辰上春官闕西王懷野先生
得其文大竒之擬為舉首比閱所試卷先後不相應例
不得舉蓋忌公者當糊名時故錯亂其號以扼公故耳
王先生抱卷扼腕者久之始以瞿文懿公為舉首是時
公雖未舉而聲名籍甚顧重於舉者越癸丑公成進士
乃竟為文懿公所得文懿見公即以公徧贊諸同舉者
曰此名士吾愧先之是不當在弟子列是年秋除夏縣

令至即揭一聯於門屏以清節自厲邑當省會孔道舊
令民蓄馬以資傳送往來者多虐馳之斃則責償於民
不給則徯民馬或從民貰馬費愈煩而民愈擾公曰官
馬則官蓄之安能疲吾民以稱過使客也更令蓄之官
歲省民財以數千計諸邑贖鍰歲入率以金錢公曰金
錢易乾沒耳不如積穀便兩臺是其議下其法於諸路
遵行之比歲稔所在有粟所活饑民凡數萬人奸商有
為宗室計請徙解州鹽課於內地者衆知其非是莫能

抗兩臺下公議公曰是欲憑藉宗室以撓國課也為極
陳所以不便狀事竟寢乙卯冬山西地大震壞城郭暨
官民廬舍幾盡奸人因為訛語民日數驚皇惑靡定公
為繩其訛言者而撫慰其驚者人心稍安乃始鳩工度
材裁其緩急而先後葺治之民不知勞夏得復為完邑
時嚴相墨諸計吏因以餽遺為名而厚取以自潤公獨
無所染有行李蕭蕭一擔輕無人知是覲京行之句聞
者高之公治邑屢以治行薦屢報聞久乃入為武庫司

主事夏人相與軹車扳留不得則相與尸祝之武庫職
司出納最爲弊竇最難覈甚乃有私其竒贏以爲利者
公爲精心畢志察其隱而剔其蠹大司馬方倚公爲重
而公逝矣入仕僅五歲耳得年四十有三公歿十五年
而長公涵舉進士又五年拜侍御史出按雲谷秦閩有
聲稱又數年遷守歸德數月自引謝病歸歸十餘年而
都人士列公行誼上之督學使者使者下所司覈之如
所言乃涓吉祀公於學宮又明年而史某爲之傳史氏

曰沈公以文章政事著稱世見其顯者也予稽之月旦
乃知公惇倫睦族折券棄責蓋廩廩篤行君子焉顧晚
第而蚤逝未竟厥施其建立雖足稱述纔一斑耳長公
冠惠文威行郡國不可謂不遇矣亦方壯而伏十不一
試歲月漸邁尚未得用其所未足豈天道哉然嚮使當
長公為侍御時俎豆公於宮牆即曰事非勢成誰其信
之今屏居林壑久勢無所可倚矣而輿論誦公者如出
一口此足以知公矣古人有言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觀

於沈公益信於戲士安可不務脩德哉

濱石唐先生傳

古人重行誼故士生其時斤斤以孝弟為務澣灑羣踰
細事也而郎中令躬為之兄弟讓封至於違詔逃疾而
不顧今之治博士者不然談經術而驚高曠習虛華而
薄本根一不得志于時其佗傺不平之氣直欲舉身世
棄捐焉語以家庭父子兄弟之常紐以為兒女子事鄙
夷而姍諂之矣然古人所重乃在彼不在此幸而有質

行如濱石唐先生者安可以弗傳也先生諱喬選字彰能閩之莆田人生有異質長而博聞弘記嫻于文詞為弟子高等每試輒冠其曹先生雖以文名閩中而不以文自雄介介然以繩墨自律醇謹無與比事父榕原公暨母黃孺人百劬不倦務得其懽心原榕公晚有目青先生旦夕侍飲食扶杖履呼之未嘗不在左右蓋十餘年而忘其疾也則以先生為之目也伯兄某早卒事其嫂朱甚謹撫其姪遇恩如所生祖所遺腴田悉推以與

之嫂與遇相繼卒又撫其孤建建父子得底于成立者
先生力也先生之內行醇備大都若此嘉靖丁酉歲先
生試于鄉憲大夫劉公得其文大奇之擬為舉首會直
指嫌其不出于已也欲稍後其次劉持不可曰不第一
者還生文竟携以出先生即不魁省試而名日益起反
重於魁省試者諸大夫爭識先生屐屐到門願與交懽
或延致為弟子師先生教人必先之以德行而後與辨
析經義一時請業者無論文學彬彬率多砥行士矣先

生嘗客鄭憲副所有富人子抵法當坐携金錢私遺先生求為地道先生驚曰某豈有遺行耶何至此其人慚懼逸去聞者益嚴重先生先生十上有司不售會伯子今憲副君守欽舉于鄉先生謂曰使吾當售也不後孺子孺子勉之吾將隱矣遂謝博士籍吏號曰澗松而益飭躬端範以訓誨其諸子率其鄉之人蓋先生歿十三年而憲副君成進士又一年得贈先生承德郎戶部主事又四年晉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憲副君居官所至

奉三尺法廉頑貞淫無敢越尺寸者皆先生之庭訓也
予與憲副同對南宮知先生頗詳故述其生平之槩作
濱石先生傳以著先民之行事如此以覺夫世之澆漓
者若家世生卒別具誌中不具載

大父處士公述

大父處士公諱信其先越人永樂中有祖士賢北宦於
燕始占籍於河間之交河家於縣東五十里所謂泊頭
鎮者士賢生珉珉生誠誠三子大父其嫡長也大父祖

父皆仕宦而身獨隱於賈賈而廉名聞遠近大父面多
麻人因以麻子稱之聞其名者無不爭就貿易大父好
客客至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得以是人益附之貲日饒
裕然自奉儉布衣蔬食無所紛華獨好施予出於天性
見人饑不啻己饑也見人寒不啻己寒也食飲錢布隨
所見輒施甚至解衣人以為常其施也不知倦其既
施也不知德有指揮某者以襲官待次都門久資用竭
鬻衣裝為道里費行至鎮貧不能前大父見而憐之曰

安有人若此而貧賤者乎招之至食之衣之為資給而遣之不問其為誰氏也踰數載有達官騶從至門者大父驚以為誤比入門向大父拜大父愕然迎拜曰公不吾識乎大父噤不能應曰吾昔公所濟寔人也今為指揮使轉運道此一謝往施耳陳品物於庭甚盛大父遜謝不敢當為治具款之厚犒其從者飲至暮卒不能致一物嘆息而去竟亦不問其為誰氏也其施不求報大都類此大父二子伯恩博學工文名振一時扼於數不

得第第以選貢生為東昌幕居職五年清苦如一日盡
減父產卒於官遺孤繼登纔八齡越三十年而繼登官
太史乃作而嘆曰予幸襲大父餘庇官以史為名主紀
載善人君子以垂世立教顧獨令先人之德闇沒而不
彰豈不悲哉恨生也晚不及大父之世且早孤不及詳
訊先大夫以大父之行事第聞諸鄉長老稍道其百一
如此又不敢飾一詞以誣吾祖謹次所聞為處士公述
以傳示我子孫俾知所考而感動取法焉

大中丞湯公小像贊

而貌則頎而度則祗而金玉其姿赤芾朱衣端居逶迤
意瑰而行琦變化維時雖則維時而無詭隨三吳而綏
三楚而釐所去見思知公者猶云未究其施嗚呼噫嘻

程太常像贊

黃金爛如朱服燦如止則于于行則徐徐爾其外腴而
中虛者耶爾其夙夜匪懈尺寸不逾者耶爾其八年將
作功成而不居者耶爾其九載京鄉棲遲三署處世其

若迂者耶世競名而弗趨世競巧而獨愚於戲茲其為聚所先生吾將以之為模者耶

春秋議

准禮部手本該兵科給事中王士昌題為麟經離析多歧聖學幾晦懇乞聖明亟行釐正以範後學以光同文盛治事移文本院要行詞局專門春秋精研校勘一切傳註令後學作何遵守其牽合附會引用非旨者應何刪草主司命題應否擬定等因到院准此議得春秋一

書聖人垂勸戒于萬年嚴褒貶于一字即及門高弟莫
贊其辭豈後世俗儒可異其說况國家既以明經取士
自當以經文命題主司不宜因題有限舍聖經而別為
傳題合題以難士子士子亦不宜因題立意背聖經而
姑習傳題合題以合主司且傳以說經非經也不可為
經即不可為題况合之義不過曰比合曰牽合比合成
題已非立言之意牽合成題益失作者之心又甚而搜
羅隱僻杜撰新詭使治經者以濫漫之功妨正業典文

者以疑似之旨失真才即在當時衆謂無據傳之後世人將謂何合無以後試士只以聖經為主其傳題合題盡行禁革以昭聖世章表至意或者謂屬詞比事春秋本教傳題合題相沿已久未可驟革至于近所穿鑿如與傳句影響相似實不干涉者傳本兩語相合却摘一語搭兩股或四股者傳本正說却乃捏增反說一股配合者本論春秋前後事却強引春秋時事當之者隱兩本股却暗出兩傳搭股者兩股無胡傳從左氏及他說

合者諸如此類必宜痛加禁革使主司無逞臆于經之外士人得精心于經之內其于經術不為無補若試題擬定一節恐非事體未敢輕議

倭事議

人臣處國家之事當合衆人之聞見酌敵人之情形不可專信一人之言專執一人之見今東封之事試虛心以思倭既受封何以無謝恩之使冊使方還何遽有渡海之倭清正曾言已殺矣何以又云提兵釜山曾言已

焚矣何以又云屯聚倭封之後與朝鮮俱我屬國即朝鮮失禮何不請命天朝而遽興問罪之師均此海也我冊使之往來何難倭衆之往來何易均此倭也今之來何易昔之撤何難既屯釜山又據梁山不擄掠不殺戮意將何為則沈遊擊之不足信昭然矣而又試思倭能再來我兵不能再出不惟有始無終孤小國之望且自示虛弱令遠人有輕中國之心非策也是宜急圖桑榆之功蚤為戶牖之計除各鎮邊防之兵不可調各省防

海之兵不可調各處防曠之兵不可調此外有某兵可
以應援某將可以將兵先調六千人或萬人分為二枝
每枝選正副將之謀勇俱備者領之儲半歲糧往為聲
援總設監司一人以察其勤惰而禁其騷擾又明諭朝
鮮使臣云天朝已許發兵矣可歸語爾國王亟集爾精
銳聚爾糧餉期以半歲之後當因糧於爾國以訓練爾
國將士則朝鮮聞我之不棄其國也必奮發之恐後倭
衆聞我之不棄朝鮮也當疑畏而不前以後倭如恭順

亦可逆杜其異日窺伺之心倭果跳梁即可少防其目前
前侵陵之患若曰少發兵不足以創倭然戰雖不足守
則有餘況又可陸續徵調以俟進發也不然兵非一時可發
糧非一時可辦朝鮮非一時可到日復一日動諉曰會議曰
行勘緩則任已急則責人中外異心旦夕易慮萬一驕倭覘
我無謀乘彼無備蚕食而進則朝鮮之疆土日感兵力
愈弱全仗中國以威四方令兵宿于無用之地財殫於
無盡之谿猝有不虞從中而起蕭牆之憂憂方大矣

東征議

朝廷之典莫重於賞罰賞罰之行當明其功罪今東征之役在經理楊鎬方報以為功在贊畫丁應泰又劾以為罪事係軍情地隔異國既難遙度安可臆言將欲大服其心必須詳覈其事合無遣風力科臣一員往同監軍司道諸臣吊取各項文冊逐一清查原兵若干見在若干損失若干原馬若干見在若干倒損若干陣死若干病亡若干陸續運到糧料若干用過若干見在若干陸續

解到金錢若干費過若干見在若干攻戰有無勞績斬
獲有無詐冒將吏有無逗遛功次有無攘奪糧芻有無
冒破餉銀有無侵欺講和有無實跡軍機有無失誤身
至其地面親見其情形真偽莫逃耳目難掩衆既公証
其是誰敢獨飾其非功罪既明賞罰必當惟允惟平不
枉不縱賞一人而千萬人知勸罰一人而千萬人知懲
內可以鼓舞邊臣之氣外可以懾服倭衆之心矣謹議

東事議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所以慰安將士之勞振揚朝廷之威者聖意已定然必特遣科臣查勘者亦以功罪明而後可以議輕重且令提功罪之衡操輕重之權者在上不在下也據督臣撫臣二疏則科臣徐觀瀾已回矣夫呪詞乃呪丁應泰者與科臣無干何為而遽回哉且呪詞不揭於贊畫初奏之時而揭於會勘之日科臣不回於久居王京之日而回於將勘之時此其中必有緣故但事在異國勢難遙斷科臣雖回諒亦非遠似當仍令

科臣隨所駐之處會同總督經理監軍諸臣各秉公心
勿執偏見速為勘明具奏至於有功當從優敘有罪當
以功贖宜靜聽皇上處分無滋煩議以耽日時則人心
自服國體不褻士馬早得解散免致他虞朝鮮蚤得安
全無所顧慮矣

朝鮮撤兵議

竊惟人臣於國家事知之必真然後議之斯當見之必
親而後知之斯真况兵事至重尤非可以冥冥決者今

督臣經理在朝鮮有年矣其倭之再來與否兵之應撤與否見之既親知之亦真自當究利害之歸剖可否之宜為明主別白言之若徒引其端而使皇上自決諉其責而令九卿會議使他日無事則已有事則曰此主上所裁決我何罪也又曰此某人所會議彼自有任其責者我無罪也逆計巧圖以求免後咎餘責此工於謀身非忠於謀國者古人有言兵難踰度百聞不如一見故臣愚以為撤兵一事只宜外決於督臣內決於樞臣而

不當決之於九卿至於供餉則臣愚以為此必不可者
自東事軍興畿輔齊魯之民歲加餉銀數十萬椎骨剥
髓剜肉醫瘡即奉明詔停征有司尚有不奉行者百姓
之苦極矣又加以旱灾虫灾助人為虐閭閻罄罄無所
得食木皮草根一時俱盡流離轉死不忍見聞即我皇
上發粟賑之稍為甦息而至今村無人室無烟如此景
象皇上以為尚可加徵以給異國否也况數年以來朝
鮮之衆死於倭者不啻強半以其半而耕一國之田自

有餘粟何煩中國兵士留戍者無所事事且戍且屯亦足自給又何煩中國漢趙充國將萬人屯湟中而坐困先零班超請兵護西域不須中國斗糧而咸服諸國彼獨非人臣乎何古今遂不相及也若必欲賸貧民之膏血以轉輸於藩籬之外恐財盡不能勝其求力疲不能勝其役此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故臣愚以為此必不可也謹議

策問

問古稱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閭閻窮乏帑藏空虛將以為在官耶在民耶不在官不在民將何所在耶夫在官則散之在民則斂之不在官不在民不知大司農又何以為計也朝廷之上如漏卮不堪歲出而不得不散百姓之家如懸磬不堪歲入而不得不斂斂者不能越于例之外而散者日聞增于例之中無事既發帑金為糧芻之用有事又請帑金為召募之資夫須糧須芻則有兵有馬臨時何為又煩召募待召待

募則無兵無馬平時何為屑越糧芻乃下之請發於上也則必得上之清覈乎下也則必不得歲復一歲長此安窮漢時文學諸生議鹽鐵均輸持論甚正則理財之策亦諸生所宜留意也其各陳所見盡言以對

問古者四民各安其事不易其業故道德一而風俗同末世則有三游之民矣可指而言之與此三游者荀子所謂德之賊而亂之首也至孟子所深距力闢者乃又不在三游而在楊墨豈惑世誣民三游淺而楊墨深與

漢興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似矣前數家者果悉黜與否
與漢晉以後佛氏轉盛比之三游楊墨其害又孰為淺
深與唐之韓子宋之程子朱子或昌言攻擊身任禍殃
或辨析毫芒推極流弊是猶能闡先聖之道以異端排
之也至于今而不然矣治佛氏者高持其說而欲踞吾
儒之上業儒術者卑視其學而甘出佛氏之下豈以聖
學大明之世海內之廣竟無有如孟如荀如韓如程朱
其人者哉又何以今後之視今也夫崇正闢邪其責在

士君子其事在師儒諸士行將為士子師矣所以迴既
倒之瀾闢既榛之路者何道而可其究言之以觀所學
問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而又有廩人詔穀
以治歲之豐凶其為民計者至詳矣其略亦可言與今
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水旱民即轉死流離甚者人且
相食豈荒政之未講而廩人之職猶有所未備與抑或
有他故與天灾流行無代無之漢臣有矯制發倉以濟
饑民者今即有其人亦有粟可發否宋臣有知青州而

活流民至五十萬者未聞煩內帑也今一有賑濟動請帑金豈古人之法不可行于今而舍請賑外無可為計與幸主上天覆不受金錢漕粟以活溝中之瘠而銷潢池之變然說者謂饑而後請請而後賑枵腹之民不能忍須臾勿死以霑德意故揅荒不若備荒備之之說無如古常平倉法義倉法社倉法此數者亦可行于今否與數者之外抑或有他道與諸士之來也于饑民情狀亦既耳而目之矣茲欲使海內黎庶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于死亡何策而可其酌古度今各以意詳著于篇以
覘濟時之畧



淡然軒集卷七